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宋东盈[著],张晖[译]. 中国神话主义研究的成就、局限与未来发展[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48(2):11-17.

中国神话主义研究的成就、局限与未来发展^①

宋东盈¹[著] 张晖²[译]

(1. 延世大学 文学院, 韩国 首尔 03722; 2. 山东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90)

摘要:杨利慧的神话主义不同于传统的“向后看”的神话研究范式,主要探讨在现当代文化产业和电子媒介技术的影响下神话的挪用和重构。目前,尽管众多学者对神话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相关研究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在新媒体方面的探讨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影响力日益增强的背景下,研究中国神话如何在新媒体空间中传播与再生产,在神话主义的讨论中变得尤为必要。此外,神话主义不仅要探讨神话如何被挪用和有效传播,还需要将研究重点转向探讨神话对当代个人与社会的影响。因此,除了现有的研究之外,神话主义研究还需要在新媒体语境中深入分析中国神话,并阐明神话之于当代社会的意义及其与当代社会的关系。基于新媒体的神话主义研究有望丰富和深化神话主义的讨论,促进新媒体时代中国神话的学术讨论与探索。

关键词:神话主义;新媒体;中国神话;神话的现在性

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5)02-0011-07

一、导论

神话一般是关于我们生活的世界和事物的起源、关于神和英雄的神圣或真实的故事。然而,在当代社会中,随着电视、电影、电子游戏等电子媒介和各种新媒体以多种形式对神话进行再创造,我们对神话的认识似乎正在迅速发生变化。由于这些变化,神话的“现在性”(nowness),即当代社会中神话所具有的意义或神话的存在形态等相关问题,成为神话学界不断讨论的话题。^②

目前,中国神话学界亦围绕神话的现在性展开了大量的讨论。其中,具代表性的是叶舒宪在 2005 年发表的《人类学想象与新神话主义》,该文中首次使用了“新神话主义”这一术语,并对多门类文学作品和电影中如何运用神话进行了深度剖析。然而,叶舒宪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中国神话,还包括《指环王》《特洛伊》《阿凡达》等挪用西方神话的电影以及《蜘蛛侠》《黑客帝国》《星球大战》等看似与神话没有密切关系的电影等。^③关于神话的现在性研究,杨利慧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神话的当代传

收稿日期:2024-12-27

作者简介:宋东盈(1983-),男,韩国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神话学研究。

译者简介:张晖(1981-),女,山东烟台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韩国民间文学研究。

① 本文译自宋东盈:《중국의 신화주의 연구의 성과와 한계, 그리고 과제》(《中国神话主义研究:成果、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中国语文学论集》2024 年第 1 期。

② 洪允姬:《中国式神话主义的两难困境——兼谈神话主义话语兴起动因之民俗主义》,《中国小说论丛》2020 年第 1 期。

③ 关于叶舒宪的研究对象,可参考其有关新神话主义的文章:《人类学想象与新神话主义》,《文学理论前沿》2005 年第 2 期;《神话如何重述》,《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1 期;《后现代的神话观——兼评〈神话简史〉》,《中国比较文学》2007 年第 1 期;《再论新神话主义——兼评中国重述神话的学术缺失倾向》,《中国比较文学》2007 年第 4 期;《新神话主义与文化寻根》,《人民政协报》2010 年 7 月 12 日,等等。

承——以遗产旅游和电子传媒的考察为中心”尤其值得关注。杨利慧尝试利用“神话主义”这一新概念,探索在中国现当代社会的多种语境下,传统神话资源是如何被再创造和挪用的。她提出的关于神话的新观点,为中国神话学界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引发了与此相关的大规模的讨论。

杨利慧的神话主义理论在学术界兴起已有近十年的时间。在这不短的时间里,积累了许多相关的研究成果,但是笔者认为,这些研究成果同时也暴露出神话主义理论的局限性。近期,神话主义话语在中国神话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审视已有的研究成果及其存在的局限,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已成为中国神话学领域一个亟待探讨的重要议题。这也正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因此,本文旨在梳理神话主义和与神话主义相关的诸多研究成果,并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特征和局限性,阐释突破相关局限性的课题,从而更深入地了解杨利慧提出的神话主义,了解神话主义话语的特征,进而了解中国神话学界的研究动向。本文拟通过阐明以往研究成果的局限性,为神话主义话语提供新的立足点。

二、神话主义话语的演进

活跃于神话学和民俗学界的杨利慧,是在2014年发表的《遗产旅游语境中的神话主义——以导游词底本与导游的叙事表演为中心》中首次系统地提出神话主义的。此后,她先后发表了《当代中国电子媒介中的神话主义》《“神话主义”的再阐释:前因与后果》等文章继续探讨神话主义。以下,先通过杨利慧的文章了解她所谓的“神话主义”是指什么。

笔者把在遗产旅游以及电子传媒(包括互联网、电影电视以及电子游戏)等新语境中对神话的挪用和重建,称之为“神话主义”(Mythologism)。……笔者的“神话主义”更多地参考了民俗学界有关“民俗主义”以及“民俗化”等概念的界定,强调的是神话被从其原本生存的社区日常生活的语境中抽取出来,在新的语境中为不同的观众而展现,并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和意义。……神话主义显然并不限于文学和艺术

创作范畴,而是广泛存在于现当代社会的诸多领域。将神话作为地区、族群或者国家的文化象征而对之进行商业性、政治性或文化性的整合运用,是神话主义的常见形态。^[1]

我所谓的神话主义,是指“20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现代文化产业和电子媒介技术的广泛影响而产生的对神话的挪用和重新建构,神话被从其原本生存的社区日常生活的语境移入新的语境中,为不同的观众而展现,并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和意义。”^[2]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杨利慧的神话主义是指在现代文化产业和电子媒介技术影响下产生的神话挪用与重构的新现象。因此,她的神话主义不局限于传统神话研究通常关注的过去,而是将研究焦点放在以神话为中心的现在,探讨神话在当代多种文化现象中的应用。神话主义的特点是,聚焦于分析神话在当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它所承载的意义。

众所周知,神话主义研究方法以往的神话研究方法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传统的神话研究以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口头叙述、图像为主要资料,神话学家们在此基础上,研究神话的起源与传承等神话的原始形态,将神话的实践过程、社会功能等实际效用等作为研究主题。中国神话学界还通过神话分析中华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①换言之,以往的神话学将神话视为人类早期社会的产物,并将研究与神话相关的过去作为主要研究范式。

杨利慧提出神话主义,并用“朝向当下”一词来说明她的研究方法。她尝试摆脱传统的研究范式,把研究重点放在现在而非过去。杨利慧通过当代文化遗产旅游景点的职业导游考察流传的各种中国神话。例如,她不仅以河北涉县娲皇宫流传的汉族女娲神话、云南元阳县箐口村流传的哈尼族创世神话窝果策尼果,以及湖南泸溪县辛女村流传的苗族盘瓠神话为田野调查对象,还将电子媒介(网络、电影电视、电子游戏)和新媒体等新语境中的中国神话的挪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力图阐述神话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

杨利慧因何关注当代社会中神话的挪用?对此,洪允姬在《中国式神话主义的两难困境——兼谈

① 中国神话学的相关研究倾向在许多文章中均有提及,其中较有代表性的韩国学位论文有:洪允姬:《中国近代神话话语形成研究》,延世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李有镇:《中国神话的历史化研究》,延世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神话主义话语兴起动因之民俗主义》一文中总结了如下几点:

杨利慧提出“神话主义”概念并引发学术界形成神话主义讨论的背景和动因,除本文中讨论的民俗主义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首先,如前所述,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学术界亦开始认识到“神话的回归”,并随之兴起了由叶舒宪引领的“新神话主义”讨论。其次,自 21 世纪 00 年代杨利慧积极将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引入中国学术界,其影响日益显著。表演理论重视“现在”“这里”等表演现场的即时性,它推动了民俗学“从历史到现实,从过去到现在,从残余文化(residual culture)到新兴文化(emergent culture),从文本到语境”的研究范式转换。^①

从以上引文可知,由于民俗主义、神话的回归现象、新神话主义话语的兴起以及表演理论的影响,杨利慧开始关注当代社会中神话的挪用。笔者认为,其中表演理论的影响尤其重大。表演理论是理查德·鲍曼在《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中强调的理论,理查德·鲍曼聚焦于口头艺术表演过程中的特征等要素,从表演理论的视角,关注神话在“现在”“这里”的表演形态。杨利慧和安德明一起翻译《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时,受到了表演理论视角下表演的现在性的影响,故而,她开始关注当代社会中神话的挪用情况,并提出了神话主义理论。

2018 年,杨利慧启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当代神话学的体系建构”,持续推进神话主义研究。杨利慧试图通过这个课题,全面考察和梳理中国神话在当代社会各个主要领域中的挪用和重构,并创造性地构建“朝向当下”的神话学理论体系。2019 年,杨利慧、田兆元、王宪昭、吴晓东、孙正国、张多等六位神话学者针对“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话题进行了讨论。此外,杨利慧还尝试进一步细化“朝向当下”神话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3],展示构建神话主义研究理论和体系的可行性。她在分析神话的现在性时,提出了神话研究的主要方法:民族志式田野作业、网络民族志、文本分析、语境研究、综合研究法。^②

2014 年,杨利慧提出的神话主义话语和研究方法在中国神话学界掀起了新的风潮。受到她的影响,学者们开始关注大众文化中的各种现象,研究方法也从“过去”转向了“现在”,神话所蕴含的意义正在逐渐超越传统神话学领域的范畴。

三、神话主义研究的成就

上述内容考察了神话主义的概念及其特征。“神话主义”概念出现后,对学术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神话主义自提出以来,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引发了相当规模的讨论。因为相关研究硕果累累,无法一一展开讨论,故而本文将以笔者认为比较重要的文章为中心进行梳理。

在中国的学术论文检索网站 CNKI,能够检索到数百篇 2014 年以后以“神话主义”为话题的论文。迄今为止,中国有关神话主义的研究成果的目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关于杨利慧的神话主义理论的研究,二是关于杨利慧的研究对象——文化遗产旅游、电子媒介以及新媒体等领域中中国神话的挪用——的研究。

第一类,关于杨利慧的神话主义理论的研究。此类研究又可细分为两类:一是积极评价神话主义理论的文章,这类文章主要讨论神话主义理论的意义、必要性及实践方向;二是批判性地考察神话主义理论的文章。

首先,杨利慧的神话主义掀起了中国神话研究的新风潮,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参与。例如,安德明在《民俗学的前提与“神话主义”的意义》一文中,对神话主义做出如下评价:

提出“神话主义”的前提,是要对以往相对僵化、偏执的神话研究进行重新纠正,以求积极参与当下,以包容的心态理解和认识现在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就此而言,它如同“民俗主义”这个概念一样,的确有着十分积极的创新意义。它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神话研究或神话学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围起到推进和拓展的作用,也能够为解释当前社会文化领域内相关的复杂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工具。面对鲜活的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层出不穷的文化现象,研究者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于过去的学科领地,

① 洪允姬:《中国式神话主义的两难困境——兼谈神话主义话语兴起动因之民俗主义》,《中国小说论丛》2020 年第 1 期。

② 本段落内容参考洪允姬:《寻找神话的现在性——从“神话的回归”到神话主义》,《西北民族研究》2021 年第 3 期。

而是充分利用神话学和民俗学长期积累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把新的文化现象与传统结合起来进行整体的观察和思考,直面现在,积极拓展研究范畴并参与相关讨论。^[4]

此外,施爱东在《“神话主义”的应用与“中国民俗学派”的建设》中指出,“电子技术、数字传播、全球经济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知识渠道和生活方式,如果继续执着于这样一种传统的神话观的理解模式,当代文化生活中的神话传承和发展变化就被‘神圣性’的大墙挡在了既有的神话学学术框架之外,神话研究与当代文化生活的距离也将越拉越远。”^[5]施爱东认为,对于理解电子媒介引发的新的文化现象,神话主义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其次,批判性地考察杨利慧神话主义的文章,值得关注的有户晓辉的《实践民俗学视野下的“神话主义”》。户晓辉在其文章中对神话主义阐释如下:

作者的研究旨趣并非理论思辨,而是个案描述,所以,在质疑了传统“神话”概念的神圣性与超越性并且拓展了“神话主义”概念的外延之后,作者并未对这两个概念做进一步的理论阐释和逻辑推论,而是把它们当作简便的认识工具,直接用于个案描述。作者并没有在理论上清晰地解答一个基本问题,即没有神圣性与超越性,“神话”还能否叫作神话?如何理解传统“神话”概念的神圣性与超越性同作者提出的“神话主义”概念的非神圣性、非超越性之间的理论关系?作者对理论的不够重视不仅使该成果未能在认识与实践之间做出明确区分,也使各个章节之间更多地是并置关系,逻辑层级关联较弱,使整体论述的理论整合度和升华度显得不够突出。^[6]

户晓辉指出,杨利慧的神话主义着重于实际案例分析而非理论思考。同时,他还批评道,杨利慧没有明确回答“神话”若无“神圣性”和“超越性”是否仍可叫作“神话”这一基本问题,也未对其理论和主张进行充分的说明。除户晓辉的文章外,还有多篇文章批评杨利慧神话主义中探讨的内容,这些文章均

认为神话主义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

在韩国,神话主义的研究也逐渐兴起,其中洪允姬教授对该领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她在多篇文章中从不同的角度对神话主义的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①洪允姬对神话主义研究打破以往神话学的“向后看”倾向而转为“朝向当下”的神话学研究给予了肯定,强调神话学应该脱离原本和权威,以现实世界为研究对象。她非常赞同学者们重新阐释神话主义以探求当代神话学的意义。洪允姬主张,神话的现在性非常重要,应通过神话的多样化挪用、改造和重述现象等摸索神话的连续性,确保历史视角。她认为,只有确保历史视角,神话的现在性才能得到更丰富的阐释。

第二类,聚焦杨利慧的研究对象——文化遗产旅游、电子媒介以及新媒体中中国神话的挪用——的研究。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不少,其中研究最多的领域是电子媒介中的神话挪用,许多中国学者对电影电视、电子游戏等电子媒介中的神话进行了讨论。例如,徐金龙和袁怡昕的文章《国产动漫对中国神话资源的转化创新——〈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神话主义解析》,尝试从神话主义视角分析2019年7月上映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两位学者在文章中阐释了神话的经典人物和主题如何重塑,以及哪吒神话的内容如何在当代被制作为成功的神话主义作品。^[7]再如,徐金龙、刘建华的《“神话主义”观照下古典神魔小说的动漫化传承发展——以〈封神演义〉动漫演绎为例》一文,亦从神话主义视角关注当代的神话挪用。两位学者分析了神魔小说《封神演义》的内容和魅力,说明了小说的电视或电影的动漫化过程,阐述了《封神演义》被改编为成功的神话主义作品的路径。^[8]

如上所述,大多数聚焦于杨利慧研究对象的研究,其主要意图是阐释中国神话如何被成功地改编为神话主义作品。相关研究探讨的内容大致相似,包括神话原典的内容,如何以现代视角对神话进行再创作,以及如何运用媒介技术等。

遗憾的是,在众多类似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还

① 洪允姬关于神话主义的文章如下:《理查德·鲍曼的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中国语文学杂志》2016年第2期;《21世纪中国神话学的朝向当下——“神话性”与“神话的挪用”之间》,《中国语言文学论集》2018年第6期;《中国式神话主义的两难困境——兼谈神话主义话语兴起动因之民俗主义》,《中国小说论丛》2020年第1期;《寻找神话的现在性——从“神话的回归”到神话主义》,《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过去与现在如何通过神话相遇——评〈神话主义:遗产旅游与电子媒介中的神话挪用和重构〉》,《民间文化论坛》2021年第4期,等等。

未深入反思、诠释神话挪用及其在当代社会的意义,最多在结论部分简单地提及其意义,未能具体、适当地分析神话主义对当代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意义。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各种研究资料中,分析电子媒介中神话挪用的研究最多,而对如今日益重要的新媒体中的神话挪用的研究相对较少。^①

四、神话主义的局限性及未来研究方向

上述内容简要回顾了神话主义及其相关的种种讨论。这些讨论试图从与以往不同的新的角度理解神话,尤其是尝试在与当代的相关性中探寻神话的意义,意义重大。虽然相关讨论在学术界已经持续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但笔者认为,有关研究仍存在如下遗憾。^②

(一)新媒体研究的必要性

杨利慧提出神话主义后,许多研究者开始研究当代社会中的神话。如前所述,相关研究大部分主要聚焦电子媒介中的神话研究,对新媒体中神话挪用的研究相对较少。然而,随着 21 世纪以来新媒体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神话主义研究对新媒体中神话的探讨势在必行。众所周知,不同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的大众媒体,新媒体是指以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为基础的综合媒体。虽然学者对新媒体的定义及特征有不同的阐释,但他们一致认为,与传统媒体相比,以网络和社交媒体为中心的新媒体,在技术上具有迅速性、开放性、匿名性和互动性等优势。这些认识在表达方式上可能存在差异,但在中国也是被普遍认可的。例如,黄若忱表明网络媒体具有自由性、无限性、多样性等特性^[9],刘少文认为新媒体具有迅速性、互动性和世界性等特征^[10](P326~339)。

随着新媒体与中国人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的普通民众可以自己传播中国的神话。换言之,在新媒体这一新空间里,中国神话通过多种形式被重新诠释,从新的视角创造出许多新故事,对中国

神话的理解和诠释更加多元化。不仅如此,在网络空间里还积极讨论与神话相关的话题。这些现象对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的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也越来越彰显新媒体时代中国神话研究的必要性。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神话得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流传,通过网络技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亦成为可能。新媒体中中国神话的挪用意味着随着现代技术和媒体的进步,中国神话正在以新的形式和内容被流传,被消费。新媒体包括以互联网和移动设备为基础的各种平台和应用程序。通过新媒体,中国神话不仅可以更容易、更快捷地接触到传统媒体,还可以接触到不同年龄层的人。

在新媒体空间里,神话的传承主要通过以下形式。

其一,通过社交媒体传播。中国有微博和抖音等多种社交媒体平台。用户可以通过这些平台轻易地共享和交流信息,中国的神话亦在新媒体空间得以进一步流传和共享。例如,在新浪微博上搜索“神话”这一关键词,可以检索到与神话相关的各种讨论群体,各群体中许多人共享与神话相关的信息。另外,博客用户还发有关神话的帖子,与其他人共享神话故事。这些帖子以文本、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从视觉上传达神话故事。另外,还有一些人以更具创意的方式重新诠释中国神话,以新的视角讲述神话。例如,1980 年出生的马伯庸,是一名外企的员工,也是一名深受粉丝喜爱的作家,在新浪微博上拥有 355 万名粉丝,他的作品备受关注。马伯庸的作品范围涵盖神话、奇幻、历史等多个怪力乱神的领域,尤其擅长戏说类作品,《三国机密》《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等作品能够帮助中国人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11]

其二,通过百度等搜索引擎及在线服务门户网站传播。通过百度可以搜索到与中国神话相关的新闻、博客、论坛、视频等,以此为基础可以获得与神话

① 新媒体语境中的神话主义的相关文章如下:祝鹏程:《祛魅型传承:从神话主义看新媒体时代的神话讲述》,《民俗研究》2017 年第 6 期;张多、周泓杨:《网络漫画:中国神话数字化重构的图像形式——以〈非人哉〉为个案》,《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4 期;黄悦:《中国神话的网络裂变与传播规律初探》,《文化遗产》2021 年第 2 期;侯姝慧、蔡苑欣:《知识经济理论视角下网络漫画〈阎王不高兴〉对神话资源的应用》,《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3 期,等等。

② 关于神话主义话语仅侧重强调神话的现在性的问题以及因神话概念的拓展而引发的神话概念的模糊性的问题,其他文章已有探讨。关于神话的现在性的问题,陈永超的《神话的当代性》(《民间文化论坛》2017 年第 5 期)和洪允姬的《中国式神话主义的两难困境——兼谈神话主义话语兴起动因之民俗主义》(《中国小说论丛》2020 年第 1 期)有较深入的阐释。这两篇文章关于现在性的观点相似,其内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神话主义话语过于聚焦现在,缺乏历史视角。

相关的各种信息和诠释。在百度知道可以直接提出有关中国神话的问题并能得到回答,百度贴吧用户可以共享并讨论有关中国神话的故事内容、解说、图片、视频等。与微博这样的中国主要社交媒体平台不同,百度贴吧的特点在于它专注于特定的兴趣领域,支持用户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和信息交流。

综上所述,中国神话在各种社交媒体和网络上得以广泛共享,通过多种方式和形式得以传播。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种新媒体空间不仅可提供与中国神话相关的多种内容,还可为用户提供共享和讨论中国神话故事的场所。通过社交媒体和网络,中国神话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其内涵与诠释更加丰富。

新媒体中中国神话的挪用现象表明,中国神话在以传统形态为基础的同时,正在向当代文化转变。这种变化表明,中国神话仍然与当代人保持交流,并且活生生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在重新理解中国历史和身份认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此形势下,以多种视角和创新的方法探讨、理解新媒体时代的中国神话成为重要课题。神话研究领域需要拓展新媒体时代的中国神话研究,将神话的意义和特性运用到新媒体时代的理解中。中国的神话研究一直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领域,需要新的视角和方法。如果无视这些变化,仍以传统范式探讨中国神话,极有可能错过重要的信息和意义。

(二)深层意义分析的必要性

谈及神话,除了外在的内容方面——神话是神的故事——之外,还有其他的重要方面。所谓其他方面,是指在神话使用时被赋予的意义,这与马林诺夫斯基从功能主义视角定义神话的方式相似。马林诺夫斯基主张,从功能主义观点来看,神话在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履行多种职能,这有助于社会成员应对其与自身所处环境相互作用时出现的各种挑战。^①笔者认为,这一点在分析神话时非常重要。依据此观点,神话研究不能简单地将重点放在神话的内容上,而应该关注神话在使用语境中被赋予的意义。

神话主义的特点是,关注神话的现在性,聚焦当代的神话挪用。杨利慧指出,神话主义是指现当代社会中对神话的挪用与重构,神话被从其原本生存的社区日常生活语境移入新的语境,为不同的观众而展现,并被赋予新的功能和意义。^[12]杨利慧之所

以重新定义“神话主义”概念,是因为她试图探讨在当代社会中神话传统是如何被利用、被重述以及其意义何在。杨利慧认为,神话主义研究的主要意图如下:

睁开眼睛认真看待身边的现实世界,从而将民俗学的研究领域大大拓宽,也可以促使民俗学直接加入到文化的重建、全球化、文化认同、大众文化、公民社会等的讨论中去……加强民俗学与当代社会之间的联系,并对当代社会的研究有所贡献,对当前重大而剧烈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有所担当。^[13]

由上述引文可知,杨利慧着重介绍神话主义相关现象,解析其传承机制,加强其与当代社会的联系,即阐明其在当前人们生活中的作用。但是从杨利慧和神话主义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神话主义和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只是简单地分析了神话传承的机制,并没有具体说明相关现象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具有何种意义。

具体而言,杨利慧及其相关研究成果认为,神话主义是文化遗产旅游及电子媒介等新语境下神话的挪用与重构,是以过去为资源的现代文化生产模式。学者们着重关注神话的挪用与重构以及生产机制等内容的理解,此种研究范式很难全面探究当代社会中神话的复杂现象。

因此,除内容外,神话在使用过程中被赋予的意义亦非常重要。即,神话研究不仅要考察神话的内容,还要解析在使用过程中神话被赋予的意义,探讨神话的特性。只有如此,才能在分析当代社会中的神话主义现象时,真正读懂当今的神话。

五、结论

本文以杨利慧2014年提出的神话主义为中心,旨在考察中国神话主义的研究成果和局限性,并提出今后的研究课题。杨利慧的神话主义不同于以往的“向后看”神话研究范式,其主要探讨当代文化产业和电子媒介技术影响下神话的挪用与重构,这种研究方法对中国神话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杨利慧的神话主义进一步拓展了学术研究范围,尝试从与以往不同的新的视角理解神话,尤其是试图从与当代的相关性中寻找神话的意义。笔者认为,神话主义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深入

①马林诺夫斯基:《原始神话论》,徐永大译,民俗苑,1996年,第85~86页。

探讨,对新媒体领域的研究尤其如此。当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新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神话得以流传和再生产,因而新媒体中的神话研究是神话主义话语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不仅如此,与神话主义相关的一系列研究的意图在于从与现在的关联性中掌握中国神话,因此,现在的中国神话研究,重要的并不是简单地分析如何改造神话以及如何很好地挪用、传达神话,而是思考这对当今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影响,以及提供了哪些未来发展蓝图。

因此,中国神话主义研究,除了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外,需要进一步探讨新媒体环境下中国的神话,需要对中国神话与当代社会的关系及其意义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此为基础,不仅可拓展神话主义话语的多样性和深度,还可促进新媒体时代中国神话的学术讨论和探索。

参考文献:

[1]杨利慧.“神话主义”的再阐释:前因与后果[J].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5).
[2]杨利慧.神话主义研究的追求及意义[J].民间文化论坛,2017(5).

[3]杨利慧.“朝向当下”的神话学论纲:路径、视角与方法[J].西北民族研究,2019(4).
[4]安德明.民俗学的前提与“神话主义”的意义[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
[5]施爱东.“神话主义”的应用与“中国民俗学派”的建设[J].民间文化论坛,2017(5).
[6]户晓辉.实践民俗学视野下的“神话主义”[J].民间文化论坛,2017(5).
[7]徐金龙,袁怡昕.国产动漫对中国神话资源的转化创新——《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神话主义解析[J].歌海,2020(6).
[8]徐金龙,刘建华.“神话主义”观照下古典神魔小说的动漫化传承发展——以《封神演义》动漫演绎为例[J].民间文化论坛,2022(2).
[9]黄若忱.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联姻[J].能源基地建设,2000(6).
[10]刘少文.1872—2008:中国的媒介嬗变与日常生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1]祝鹏程.祛魅型传承:从神话主义看新媒体时代的神话讲述[J].民俗研究,2017(6).
[12]杨利慧.遗产旅游语境中的神话主义——以导游词底本与导游的叙事表演为中心[J].民俗研究,2014(1).
[13]杨利慧.“民俗主义”概念的涵义、应用及其对当代中国民俗学建设的意义[J].民间文化论坛,2007(1).

特约编辑 孙正国

责任编辑 强 琛 E-mail:qiangchen42@163.com

The Achievements, Limitation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Studies on Chinese Mythologism

Song Dongying¹[author] Zhang Hui²[translator]

(1.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Yonsei University, Seoul South Korea 03722;

2.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266590)

Abstract: This study primarily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concept of “Mythologism” proposed by Yang Lihui in 2014, analyzing its research outcomes and limitations. Yang Lihui’s Mythologism differs from the traditional “backward-looking” paradigm of mythological studies, as it mainly examines the appropri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myth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electronic media technologies. Currently, although numerous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in-depth research on Mythologism, certain limitations remain, particularly in the exploration of new media.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necessary to investigate how Chinese myths are transmitted and reproduced within new media spaces in the discussion of Mythologism. Furthermore, Mythologism should not only explore how myths are appropriated and effectively disseminated but also shift its focus to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myths on contemporary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existing research, studies on Mythologism need to delve deeper into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myths with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and elucidate the significance of myth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it. Research on Mythologism based on new media is expected to enrich and deepen the discourse on Mythologism, fostering academic discussion and exploration of Chinese myths in the new media era.

Keywords: Mythologism; new media; Chinese mythology; the newness of mythology